

DOI: 10.13288/j.11-2166/r.2015.01.018

# 桃仁历代临床用量分析

王洪蓓<sup>1</sup>, 张林<sup>2</sup>, 傅延龄<sup>3\*</sup>

(1.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医院,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桃柳园西巷 16 号, 100044; 2. 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3. 北京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摘要** 目的 总结桃仁从两汉至今的临床用量特点。方法 建立历代桃仁剂量数据库, 选取各朝代最具代表的医学著作, 将含桃仁方剂的方名、总药量、桃仁药量、整方药味数、加水量、服法等逐一录入。统计桃仁出现的频次、最常用量、常用量上限、常用量下限、最大用量、最小用量、平均用量, 并结合文献分析历代桃仁用量特点。结果 桃仁用量以汉唐时期最大, 尤其在唐代日服量最高可达 69 g; 至宋代略有降低, 但仍维持较高水平, 达到 40 g; 金元时期用量最小, 最大用量仅为 4 g; 明清直至当代, 其用量略低于宋代, 最大用量为 30 g。结论 桃仁历代用量呈现广剂量、宽范围的特点, 桃仁大剂量( $\geq 20$  g)适用于急危重症。

**关键词** 桃仁; 临床用量; 文献研究

桃仁为蔷薇科植物桃或山桃的干燥成熟种子。从现有文献看, 桃仁最早的药用记载出现在《神农本草经》, 其列桃仁为中品“桃核仁, 味苦, 平。主治瘀血, 血闭癥邪气, 杀小虫”<sup>[1]</sup>。《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版)》记述桃仁功能主治为“活血祛瘀, 润肠通便, 止咳平喘。用于经闭痛经, 癥瘕痞块, 肺病肠痛, 跌扑损伤, 肠燥便秘, 咳嗽气喘”, 并给出桃仁的常用量范围为 5 ~ 10 g<sup>[2]</sup>。现结合相关文献分析两汉至今桃仁临床用量特点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 1.1 资料来源

本研究以汉代至今历代最具代表性、影响较大的医学著作和数据资料为研究对象, 具体书目及数据来源如下: 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唐代王焘《外台秘要》; 宋代许叔微《普济本事方》, 庞安时《伤寒总病论》以及宋朝政府颁布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 8 本著作; 金元时期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 张子和《儒门事亲》, 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等 10 本著作; 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 汪机《石山医案》, 吴又可《温疫

论》等 13 本著作; 清代程钟龄《医学心悟》, 傅青主《傅青主女科》,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等共 19 部医籍; 近代(清末至 1949 年)招萼华《曹颖甫医案》, 冉雪峰《冉雪峰医案》,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等共 14 部医籍; 当代陈瑞春《陈瑞春论伤寒》, 邓铁涛《邓铁涛临床经验辑要》, 陈明等《刘渡舟验案精选》等共 29 部医籍, 以及来源于全国不同区域 8 个省市(自治区)的 11 家中医院门诊内服汤剂处方及名医访谈的相关数据。

### 1.2 方剂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含有桃仁的内服汤剂; 排除药味组成不明确和没有剂量记载的内服汤剂处方, 丸、散、膏、丹、外用煎方及儿科用方。

### 1.3 研究方法

采用 Excel 2007 软件录入数据, 将对应的方名、总药量、桃仁药量、整方药味数、加水量、服法等逐一录入, 建立历代桃仁剂量数据库。统计桃仁出现的频次、最常用量、常用量上限、常用量下限、最大用量、最小用量、平均用量。采用  $[P_{25} \sim P_{75}]$  的区间值表示常用剂量范围。

折算标准: 录入剂量值时一律按历代度量衡换算表换算成“g”的数值, 以便于后期数据分析, 具体换算方法如下: 汉代 1 斤 = 16 两 = 220 g, 即 1 两 = 13.8 g<sup>[3]</sup>; 唐代 1 斤 = 16 两 = 220 g, 即 1 两 =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10CB530604)

\* 通讯作者: fuyanling@bucm.edu.cn

13.8 g<sup>[347]</sup>；宋代<sup>[3]</sup>、金元<sup>[3]</sup>时期药材剂量多以钱为单位，1 斤 = 16 两 = 640 g，1 两 = 10 钱 = 40 g；明代 1 斤 = 16 两 = 596.8 g，1 两约为 37.3 g<sup>[3]</sup>；清代 1 斤合今 596.8 g，1 两 = 37.3 g<sup>[447]</sup>；近代 1 两 = 31.25 g<sup>[443]</sup>；当代 1 斤 = 500 g，1 两 = 50 g<sup>[447]</sup>。

## 2 结果

### 2.1 历代桃仁临床用量分析

表 1 示，汉唐时期桃仁用量最大（最大量至 69 g）；至宋代略有降低，但仍维持较高水平，达到 40 g；金元时期用量最小，最大用量仅为 4 g；明清直至当代，其用量略低于宋代，最大用量为 30 g。

表 1 历代桃仁使用频次、用量

| 时期 | 频次  | 最常<br>用量(g) | 常用<br>量(g) | 常用<br>量(g) | 最小<br>用量(g) | 最大<br>用量(g) | 平均<br>用量(g) |
|----|-----|-------------|------------|------------|-------------|-------------|-------------|
| 汉代 | 5   | 0           | 1.9        | 3.7        | 1.5         | 15.0        | 5.9         |
| 隋唐 | 13  | 15.0        | 5.5        | 15.0       | 3.6         | 69.0        | 11.3        |
| 宋代 | 7   | 0           | 0.5        | 13.3       | 0.5         | 40.0        | 8.3         |
| 金元 | 16  | 4.0         | 2.7        | 4.0        | 0.4         | 4.0         | 3.3         |
| 明代 | 49  | 3.7         | 3.0        | 7.4        | 1.9         | 18.8        | 5.6         |
| 清代 | 111 | 11.1        | 4.7        | 11.2       | 0.7         | 80.0        | 8.2         |
| 近代 | 81  | 9.3         | 12.0       | 6.2        | 1.2         | 31.2        | 10.0        |
| 现代 | 575 | 12.0        | 15.4       | 4.8        | 3.0         | 30.0        | 12.5        |

### 2.2 汉唐时期桃仁临床用量特点

汉唐时期桃仁用量很大，在张仲景方中，桃仁最大用量为 50 个，每个桃仁约 0.3 g<sup>[3]</sup>，50 个桃仁约 15 g。虽然大黄牡丹汤、桃核承气汤中桃仁的用量均为 50 个（约 15 g），但通过分析方后煎服法得知，大黄牡丹汤中桃仁日服量为 50 个（约 15 g），由于该方为顿服，所以其日服量也是单次服量；而桃核承气汤的日服量为 30 个（约 9 g），其单次服量为 10 个（约 3 g）。大黄牡丹汤主治急性肠痈，相当于现在的急腹症范畴，该方桃仁与大黄泻下逐瘀，故用量大，且采用顿服的方法。而在抵挡汤、抵挡丸、下瘀血汤 3 方中，桃仁的单次服量仅分别为 7 个（约 2.1 g）、6 个（约 1.8 g）、5 个（约 1.5 g），桃仁在方中为辅佐药，故用量小。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苇茎汤桃仁用量为 50 个（约 15 g），分析方后煎服法，其单次服量为 25 个（约 7.5 g），若为当日再服，则其日服量为 50 个（约 15 g），与张仲景的用量相当。《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治疗“产后往来寒热，恶露不尽”的桃仁汤<sup>[3]</sup>：桃仁五两，吴茱萸二升，黄芪、当归、芍药各三两，生姜、醍醐百炼酥、柴胡各八两。本方以桃仁为主药除恶露，故用量很大，日服量达到五两，合今约 69 g，分 3 次服，单次服量为

23 g，这一用量是张仲景桃仁最大用量的 4 倍多。

王焘《外台秘要》卷七引《崔氏方》记载“主治心腹痛不可忍，似疟病者；或暴得恶症，搅刺欲死”的桃仁大黄汤<sup>[3]</sup>：鬼箭羽二两，桃仁六十枚（去皮、尖），芍药四两，鬼臼二两（削去皮），橘皮一两，当归二两，生姜五两，桂心二两，柴胡一两，朱砂二两（研，汤成下），麝香一分（研，汤成下），朴硝二两（研，汤成下），大黄三两（别浸）。桃仁破瘀止痛，用量 60 个（18 g），按照该方的服药方法，1 日服完，相当于日服量 18 g；分 3 服，单次服量为 6 g。

### 2.3 宋代桃仁用量特点

宋代桃仁最大用量为 40 g，最小用量仅为 0.5 g，剂量跨度较大。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中“狐惑，虫食其脏，上唇疮，其声哑”的治（匿虫）桃仁汤<sup>[3]</sup>：桃仁（浸去皮，焙）、槐子、艾叶各一两，大枣十五枚。从本方的煎服法可知，桃仁的日服量应为 40 g，单次服量为 13.3 g。但本方其他药物如槐子、艾叶的用量同样很大，分析原因为杨士瀛认为狐惑乃瘀热所致，故以重剂桃仁、槐花祛瘀清热。

### 2.4 金元时期桃仁用量特点

金元时期医家对于桃仁的用量为历代最小，仅常用剂量略高于明代，这与当时医家的学术思想不无关系<sup>[3]</sup>。如从李东垣所用单味药用量看，大部分药物每服用量不足 1 钱，其用桃仁汤剂最小 0.4 g、最大 4 g，而探析其用量甚轻之原因，亦当与其“脾胃内伤、百病由生”的一贯主张有关。中气久损，药量大势必加重脾胃负担，不利病情。

### 2.5 明代桃仁用量特点

明代桃仁的平均用量高于金元时期，而低于历史其他时期，其最大用量也处于历史低位。张景岳《古方八阵》记载的两首方剂其桃仁用量相差悬殊：一为治疗“伤寒蓄血，小腹急，大便黑而不通”的张仲景的桃仁承气汤<sup>[12]</sup><sup>[1480]</sup>：桃仁十二枚（去皮、尖），官桂、甘草各一钱，芒硝三钱，大黄半两或一两；一为治疗“瘀血小腹作痛，大便不利，或谵语口干，漱水不咽，遍身黄色，小便自利。或血结胸中硬满，心下手不可近，或寒热昏迷，其人如狂”的《良方》桃仁承气汤<sup>[12]</sup><sup>[1481]</sup>：桃仁半两（去皮、尖），大黄（炒）一两，甘草二钱，肉桂一钱。其中张仲景的桃仁承气汤即《伤寒论》桃核承气汤，不过各药的用量与《伤寒论》桃核承气汤大不相同。比较可见，张景岳已经对《伤寒论》桃核承气汤的用量进行折算，其中桃仁

的用量由 50 枚减为 12 枚, 仅及前者的不到 1/4, 重约 3.6 g; 而《良方》桃仁承气汤的桃仁, 其用量为半两, 相当于 18.8 g。

## 2.6 清代桃仁用量特点

清代桃仁的平均用量、最常用量均超过金元明代, 最大用量甚至超过隋唐时期, 这与清代医家大量应用桃仁治疗急危重症有关。这一特点从《医林改错》《吴鞠通医案》和郑奋扬《鼠疫约编·验案篇》的诸多方剂和处方即可看出。

《吴鞠通医案》<sup>[13]</sup>记载“堂伯兄饮火酒, 坐热炕, 昼夜不寐, 喜出汗。误服枇杷叶、麻黄等利肺药, 致伤津液, 遂成肺病, 臭不可当, 日吐脓二升许。用千金苇茎汤合甘桔汤(芦根八两, 苡仁二两, 桃仁两半, 冬瓜仁两半, 桔梗三两, 生甘草一两), 煎成两大菜碗, 昼夜服过碗半, 脓去十之七八, 尽剂脓去八九, 又服半剂, 毫无臭气, 调理脾胃收功。”清代 1 两合今约 37.3 g, 处方各药用量: 芦根 298 g, 薏苡仁 75 g, 桃仁 56 g, 冬瓜仁 56 g, 桔梗 112 g, 生甘草 37 g。按照原案中的服法, 其日服量相当于处方用量的 3/4, 则桃仁的用量为 42 g。

《医林改错》记载“主治瘟毒吐泻转筋初得者”的解毒活血汤<sup>[14]</sup>: 连翘二钱, 葛根二钱, 柴胡三钱, 当归二钱, 生地五钱, 赤芍三钱, 桃仁八钱(研), 红花五钱, 枳壳一钱, 甘草二钱。本方桃仁用量为八钱合今约 30 g。

郑奋扬在《鼠疫约编·验案篇》<sup>[15]</sup>中记载了自己治疗鼠疫的验案, 均为应用加减解毒活血汤治疗, 疗效卓著。其中一代表性医案如下“兴记司账高君得疫核证。豫九兄是夜已投解毒活血汤一剂, 翌晨来延诊治, 予按其脉弦滑, 素有木火, 手筋见惕。即以原方加羚羊、藏红花。无恶寒, 只发热, 去柴胡, 加淡竹叶、银花, 嘱其连服二剂。翌日神清, 筋舒热退。再以原方去柴胡、葛根, 加藏红花、紫背天葵之属与之。渠因溪流阻路, 三日连服八剂, 计前后共服桃仁七八两, 红花四五两, 其病霍然。”郑奋扬大剂量应用桃仁、红花治疗鼠疫热毒入血、血瘀阻络而引起的各种毒血症, 打破常规用量, 屡试不爽。按照上述医案的记述, 患者前后服药 5 天, 第 1、2 天桃仁的用量分别为 30 g、60 g, 后 3 天的平均日服量达到 80 g, 剂量相当大。

三案所治一为肺痈脓成、一为瘟毒吐泻、一为鼠疫热毒入血, 皆为急症重症, 药量宜大, 这既是医家的治疗策略, 也是他们的治疗经验。

## 2.7 近现代桃仁用量特点

近现代桃仁的平均用量、常用量范围、最常用

量与汉唐时期相当, 但其剂量范围很大。如李可外科急腹症医案十则<sup>[16]</sup>记载 1 例阑尾脓肿合并肠梗阻验案, 方予攻毒承气汤 金银花 240 g, 连翘、生苡仁、赤芍、桃仁泥、厚朴、生槟榔、芙蓉叶、芦根各 30 g, 冬瓜仁 60 g, 生大黄 45 g (酒浸一刻, 取汁入药), 丹皮、枳实各 15 g, 皂刺、炮甲珠、白芷、甘草各 10 g, 广木香、沉香各 3 g 磨汁。攻毒承气汤配硝菴汤以破滞气, 腑实一解, 毒随便泄, 沉疴立愈。但具体实施时, 采用 300 ml、500 ml、300 ml 的服法, 至便下转方, 桃仁共计服用 22 g。本案属于急腹症范畴, 其中桃仁配伍生大黄泄热逐瘀, 证情危重, 故药量很大, 所谓“重剂起沉疴”。

## 3 结语

纵观历代桃仁用量呈现广剂量、宽范围的特点。汉代张仲景桃仁日服量均在 15 g 以下, 隋唐时期最大可达每日 69 g; 宋代桃仁的用量跨度较大; 金元时期桃仁的用量为历代最小; 明代桃仁的平均用量低于汉唐宋而高于金元时期, 但其最大用量不及隋唐宋代而高于汉代、金元时期; 清代桃仁的平均用量、最常用量超过金元明代, 最大用量甚至超过隋唐时期, 这与清代医家大量应用桃仁治疗急危重症有关; 近现代桃仁的平均用量、常用量范围、最常用量与汉唐时期相当, 但其剂量范围很大, 这一特点与部分医家在临床上大量应用桃仁的数据进入我们的统计分析范围有关。

## 参考文献

- [1] 尚志钧, 校注. 神农本草经校注 [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 135.
- [2]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10: 287.
- [3] 何丽清, 傅延龄. 《伤寒论》方药计量中重量单位的考察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11, 45(9): 19-21.
- [4] 卢嘉锡, 丘光明. 中国科学技术史: 度量衡卷 [M]. 北京: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 [5] 丁毅. 经方 50 味常用药物宋朝用量研究 [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2.
- [6] 宋延强. 金元四大家对经方 50 味常用药物的临床用量研究 [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7] 宋佳. 经方 50 味药物在明代 13 位医家中的临床用量研究 [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8] 韩美仙. 基于药物重量实测的经方本原剂量研究 [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9]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M].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40.

〔0〕王焘医学全书〔M〕. 张登本, 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186.

〔1〕杨士瀛医学全书〔M〕. 林慧光, 主编.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147.

〔2〕张介宾. 景岳全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3〕吴塘. 吴鞠通医案〔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8: 187.

〔4〕王清任. 医林改错〔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6: 33.

〔5〕郑肖岩, 辑. 鼠疫约编〔M〕. 上海: 世界书局, 1901: 50.

〔6〕李可.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128.

# Analysis on Clinical Dosage of Taoren ( *Semen Persicae* ) in the Past Dynasties

WANG Hongpei<sup>1</sup>, ZHANG Lin<sup>2</sup>, FU Yanling<sup>2</sup>

( 1. Zhanlan Road Hospital of Xi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44; 2.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features of clinical dosage of Taoren ( *Semen Persicae* ) since Han Dynasty. **Methods** A database on the dosage of Taoren in the past dynasties was established. Medical literatures most representative of each dynasty were chosen and formula name, total dosage, dosage of Taoren, number of all medicinals, volume of water added, administration were collected. The occurrence frequency, regular dosage, upper limit of regular dosage, lower limit of regular dosage, maximum dosage, minimum dosage and average dosage of Taoren was calculate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oren dosage in the past dynasties were analyzed. **Results** Maximum dosage occurred in Han and Tang Dynasties, especially in Tang Dynasty with an everyday dosage of 69 g. In Song Dynasty, there was a decrease of the dosage but still in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i. e. 40 g. Minimum dosage occurred in Jin and Yuan Dynasties, with 4 g as the maximum dosage at that time. The maximum dosage of Taoren changed to 30 g sinc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onclusion** Taoren ( *Semen Persicae* ) had a broad scale of dosage throughout the past dynasties and large dosage (  $\geq 20$  g ) of Taoren was used for critical circumstances.

**Keywords** Taoren ( *Semen Persicae* ); clinical dosage; literature research

( 收稿日期: 2014 - 03 - 13; 修回日期: 2014 - 05 - 10)

编辑: 王利芬

## 头针疗法暨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培训班通知

由世针针灸交流中心、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合作部、《世界中医药》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国家中医药继续教育培训班 2015 年常年招生。由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著名针灸学专家、博士研究生和师带徒导师、国医大师程莘农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蒋达树教授和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刘家瑛教授等主讲。

1. 授课内容: 头针疗法理论知识: 头针疗法概述: 定义、发展及流派、中医理论基础; 头针疗法原理及研究进展( 现代医学相关内容、古文献相关内容); 头针刺激区的定位、主治及处方特点、辨治规律; 头针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神经系统疾病治疗: 神经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经验与体会; 脑血管病; 震颤麻痹; 小舞蹈症; 多动症; 秽语抽动症; 头痛; 周围性面瘫。中风的预防与抑郁症的特色疗法、头痛的诊断与治疗等临床经验与体会。

2. 培训对象: 各类医务人员、临床医生、针灸、推拿、按摩、保健、美容师和基层医务工作者及中医爱好者等。

3. 培训时间与学费: 学期 4 天( 报名 1 天, 授课 3 天), 每位学员学费 1980 元/人、海外学员 2680 元/人( 含午餐费、场地费、讲议费、专家课时费、证书费等)。报名时交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2 寸免冠照片 2 张, 报满 50 人即开班, 提前 1 个月通知开学时间及具体地点。

4. 学满课时待遇: 按国家中医药继续教育之规定, 学满课时颁发国家中英文对照结业证书, 并授予 I 类学分 12 学分证书。参加学习班学员的投稿, 达到《世界中医药》杂志登刊标准者优先发表。

5. 培训地点与住宿: 北京东城区广渠门内夕照寺大街东玖大厦 B 座 7 层,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针针灸交流中心。邮编: 100061。联系人: 邓爱英手机: 13051608026。邮箱: info@wfas-acu.org。电话: ( 010 ) 87190518。

6. 汇款方式: 邮局汇款收款人: 北京华盛国际医药信息交流中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 19 号财富嘉园 A 座 301 室。银行汇款户名: 北京华盛国际医药信息交流中心, 开户银行: 兴业银行知春路支行, 帐号: 321180100100043563。

7. 联系方式: 北京市朝阳区小营路 19 号财富嘉园 A 座 301 室,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国际合作部。邮编: 100101。联系人: 王炳岐、徐晖、赵和爱、景晓杨( 手机: 13901318403, 邮箱: 13901318403@139.com, 传真/电话: 010 - 58239066, 电话: 010 - 58239055)。